

'95最新“女”字系列新作

女肉票

沙利文 著



成都出版社

女 肉 票

沙利文 著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1 号
CHENGDUCHUBANSHE

女 肉 票

作 者:沙利文
责任编辑:亦 木
封面设计:文绍安
责任校对:龙 冈

出版发行:成 都 出 版 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西一环路北一段 18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蓉军电子排版印务中心
印 刷: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50 千
印 数:1—5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771-2/I·176
定 价:5.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女肉票

沙利文“女”字系列新作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的中欧某市。

战火纷飞，兵慌马乱的环境造就了坚毅、冷酷的杀手黎松，他只相信强权和力量，他痛恨生活。独处深闺的亿万富翁的千金克莱尔则渴望外边的世界而不可得，父亲的金钱堵塞了她面向生活的窗口，最终使她走上背叛之路。

一起政治阴谋将黎松和克莱尔绑在同一根木桩上。黎松被迫绑架克莱尔。不知不觉中，黎松内心潜藏的美好的东西，在美丽、天真的克莱尔面前，复苏了，为此一直希冀得到黎松的女恐怖分子离黎松而去，以占有克莱尔为目的的另一名队员愤然出走，唯

——一名忠于黎松的兄弟死于反恐怖突击队的乱枪之下。黎松孤掌难鸣，穷途末路，无处逃生。终于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嘴巴……

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一对青年人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

书中人物性格鲜明，身手不凡。激烈的枪战，惊心动魄的恐怖行动还有浪漫的爱情故事使本书更生光彩。

1994年11月新稿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姑娘叫安妮·克劳复，十九岁，祖籍苏格兰。

波涛声越来越响，转过山嘴，蔚蓝的大海展现在眼前。

黎松把车开下海滨公路，停住车，解开口袋的尼龙绳。

“出来吧”。他说。

姑娘慢慢探出头，看清形势，一耸身，口袋掉在车座下。

黎松转过头，退出车门，不让自己看姑娘迷人的前胸，他脱下短袖衫，背着扔过去。“穿上”，他很后悔没有把姑娘的牛仔裤捡来。

姑娘站在烫脚的沙滩上，警惕地环视四周。她确信她被眼前的男人救了。她走到他面前，看他俯首向下，她以为他没发现她，便轻咳了一声。

黎松抬起头，脸色十分平静：“你已经下车五秒。”

“这么精确？”她大吃一惊。

姑娘跑到车与他之间。她裸露的长腿细腻修长，离他的眼睛只有两米，黎松能看清她皮肤下隐约的淡蓝色血管。

“你不问我姓名？”姑娘诧异地张开殷红的大嘴，一边扣着短袖衫最上一颗钮扣。“不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不！”黎松直视海天深处，一群海鸥在他的视野里翱翔。

“也不告诉我你的大名？”

“也不！”

“可我知道。我叫安妮。姓克劳复，你救了我的性命。”安妮的眼睛瞬时被泪水浸泡。“你却走得如此匆忙。”

黎松不由得再次打量她。

安妮那头金黄的头发，蓬松在肩上，衬得瘦削的小脸益显精神。她身体苗条健美，充满弹性和活力。乳房不是十分大，

但在男式衬衫后坚挺前凸，咄咄逼人，洁白整齐的两排贝齿，微微上翘的鼻子，灰绿色的大眼睛轻轻一眯，一个半羞怯半亲热的秋波便暗暗送来，实事求是的说，谁见了安妮都会砰然心动，特别是现在她眼里饱含泪珠时，更象一个期期艾艾受了欺侮的高年级女学生。

“我希望”，他想了想，“你没有惹那些疯子。”

安妮的回答使他意想不到。“我杀了他们头儿。”安妮把衬衣前襟下摆系成一只好看的结，圆圆的肚脐露在外面，腰肢纤细，衬裤火红，男式衬衫的上面宽松飘逸，“两个月前杀的，用汽车炸弹。”

黎松右肩一挑，“你还是个孩子，安妮”。他想象不到一个有着修长大腿和美丽胸脯的女孩儿脑里，怎会容下杀人的念头，安妮在他眼里的纯真秀丽逐渐褪色。

“你从哪个组织那里领受指示？”

“为什么要依靠一个组织？”安妮反问。“我没有政治信仰，我讨厌政治，讨厌各派各党为争夺城市南区的控制权而攻伐掩杀。我的箴言是：谁对我好，就为谁干。这世上没有真理，只有恩恩怨怨”。

“你总有个目的。”

“显示自身的存在。”

“用杀人？”

“一旦走上此道，决无反顾之理。”

“有时不杀人，更能显示女人的力量。”黎松拉开车门，居高临下看着安妮说。

安妮一震，眼里的轻松陡地消失。

海涛喧哗，海天一色。

安妮凝望着眼前的男人。他起码一米八〇，比一米六五的她高半个脑袋，他身材魁梧，神情冷峻。浓眉下，一双微眯的锐利的眼睛，仿佛一把手术刀，看人时能切开你的五脏六腑，鼻翼两边各有一道深纹，一直逼到嘴角，一副战斗不倦的刚倔。他的头、耳、下巴，无一不大而结实。一双粗壮的大手更是许多人生平所仅见。他看起来就是用一整块花岗石雕成的，洋溢着古罗马角斗士的雄风。

男性巨狮般的形象，震撼着姑娘的心。安妮躲开他的眼光，声音轻细：“你让我，跟你吧。”

“跟我干什么？”

“你不是有个武装队伍吗？”安妮反问，很有把握。

“我凭什么有队伍？”

“你枪法精湛，处事果断，瞒不过我，你也是干着什么的。”

黎松轻捷地钻进汽车，脸上毫无表情。“你具有编故事的良好天赋，你的最好职业是从事戏剧编导，而不是舞刀弄枪。”

他一轰油门，马自达箭一般驶上海滨大道。

安妮不由自主追了两步，绝望地大喊，“地址，你的名字和地址！”

她说不出为什么会被黎松深深吸引，不光是因为他是她的救命恩人，更重要的，这个男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西欧大多数芳心热烈的少女，只要瞥他一眼，就会心摇神驰。

安妮体内涌动的是二十岁西欧少女的热血。

马自达忽然在公路上紧急刹车。一条拖着皮带的亚麻布长裤从车窗扔出：“你穿上。”

跟着，一张浅绿色的纸片飘然落地。安妮兴奋地扑去抓

住，她以为他终于留下了电话号码，但仔细一看，却是一张面值一百元的美钞。

“去买身衣服”。海风把男人雄厚的嗓音吹到广袤的蓝天。“走过右边的山嘴就会有出租车。”

马自达开进了远处灰黄的土山和残破的民房构成的背景，渐行渐远，终于消失。

安妮双手捂脸，仰向天空，身子慢慢往后倒向沙滩。她突然狠狠一拳砸在沙粒上：

“我会找到你！”她尖声大叫，“他妈的，别以为你可以甩掉安妮！”

二

今天是克莱尔十八岁生日。

1973年6月5日，她出生在这个庄园别墅。十八年过去，别墅面积比先前扩大了上百倍，但克莱尔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变化。

这座别墅是克莱尔的父亲卡特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五六处巨宅中的一所。它座落在绵延起伏的山半腰，高踞于城市之上。白天，俯瞰下界，乳白色的港城历历在目，景色如画。犹为壮观的是，当山腰上积雪未融，有人飞速划雪的同时，山下海滨浴场却彩伞簇立，人头攒动。裸露着古铜皮肤的男女游客，或沙滩裸晒，或海中嬉浪，与山上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些不属于克莱尔，从来，她没有随便跨出警卫森严的庄园一步的权力。

九岁时，她第一次直率地向父亲提出了她的要求：

“爸爸，我要到山下的学校去上课，象电视里演的一样，和几十个同学争论问题。”

“不行”。父亲很严肃，“你有十个家庭教师，你与他们争去，我的女儿。”

她受了画报上“红箭”特技飞行队的诱惑，“爸爸，我要学驾飞机！”

“不行，亲爱的。”

后来，她小心翼翼地降低了要求：“我想，玩玩赛车，参加比赛。”

“不行”。

一次次“不行”慢慢摧毁了她的自信，“为什么？爸爸，为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父亲慈爱地抚着她的肩头，他只有这个独生女儿，他的妻子在女儿三岁时死于一伙绑匪之手，因为他晚了半小时交纳赎金。“这是一个不安全的世界，到处有人盯着你，盯着我，想置我们于死地。”

“为什么？”轮到女儿向父亲提问了，她单纯的黑眼珠里盛满了惊慌和迷惑。

“因为你爸爸，有钱……不是一般地有钱，而是很有钱。”

父亲是很有钱。

父亲爱她。

父亲为了她而未续娶。虽然他玩宠妾，偶尔甚至在巴塞罗那或丹麦买一幢豪华独立小楼养情妇，但丝毫不削弱把她捧为掌上明珠。

她个人有很多珍宝，为此庄园里专门有一间“克莱尔藏品陈列室”。她的藏品门类齐全，品种繁多，从价格昂贵的金刚石，蓝宝石，猫眼绿、祖母绿、到比较常见的翡翠、玛瑙、水晶、琥珀；从最硬的钻石、次硬的刚玉、到容易雕琢的青田石、寿山石、孔雀石。

她没有一美分和一万美元谁大谁小的概念，从懂事不久起，父亲和他的经理人员谈论投资及获利项目，就是以几十万几百万甚或上千万美元来计算。

她什么都能得到，惟独没得到自由。

她不能随便进入下面市区繁华的大街。她按例每星期领到一万美元零花钱，由于毫无支配的可能，又原封退回。

离十八岁还有大半年，一个结论就在她多思的大脑成形：我原来是个最不幸的姑娘。

她悲哀地想，当膳房里的厨娘都可以每月放一次假，把自己的身心自由地抛到生活的任何角落的时候，我却是个通体用黄金珠宝镶嵌成的木乃伊，看似光辉灿烂，实则毫无生命。

是金钱夺走了我的自由。

克莱尔十八岁生日庆典壮丽辉煌。

从波士顿、东京、奥地利请来的三支著名室内乐、铜管乐和交响乐队，在庄园里三个庆典区竞相献艺。

两个足球场大的草坪上，放着总长五百米的弧线形餐桌。一百名侍者手持托盘，穿着白衣，系红蝴蝶领结，在一千名高贵的来宾中穿梭布菜。瓶塞“砰砰”响，香槟酒在玻璃杯中泛着琥珀色的光。树荫把骄阳遮住。十英亩大的人工湖里，一柱高达一百二十米的喷泉，与周围四柱小喷泉喷珠溅玉，互相呼

应。阳光照在蒙蒙水雾上，金星万点，彩虹道道。紧邻足球场的中央景区有道人工瀑布，宽四十米高七米，每分钟出水量六十吨，在音乐的伴奏下展示澎湃气势，让来宾目瞪口呆，衷心叹服。

克莱尔却没展露一丝笑容。

反抗的意识终于聚成摧枯拉朽的大波。趁今天生日，她要郑重地向父亲提出来。

她向左面一片雪松包围的摩尔式建筑走去，那里是她父亲的小楼。

她推开书房的门，几个艳丽标致的青年女子正陪着父亲饮茶，看见她进来，她们一下变得安静。

“爸爸”，她按捺住心跳。“我想和您单独谈谈。”

“哦”，卡特张开双臂，“我们的小寿星，今天生日庆典上的女皇。”他吻吻她的额头，眼珠向几个女人轻轻一扫，她们悄悄退了出去。

坐进柔软的比利时低背沙发。克莱尔立即就说了，她怕一耽误，她会变得犹豫。

“我要当平民。我不要目前貌似高贵的地位。”

父亲久久地凝视她。

窗外，远远飘来若断若续的音乐和人声。

“我们从这个高高的位置上下来”。她急急地说，“我们下来，到大街上的人群里去生活”。

父亲摇摇头，悲哀地说：“下不来了，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即使你变成乞丐，歹徒也会抓到你，严刑逼供，要你讲出财宝埋藏的山洞。我们都是命运的儿女，命运支配着我们。平民百姓想当王公大臣纯属天方夜谈，而王公大臣屈尊为民又

谈何容易。”

“我们隐姓埋名，你放弃你的产业。”

她看到父亲突然暴跳如雷，鼓凸的眼珠上血丝密布：“胡说八道……愿主宽恕她的无知……你要记住！记住！记住！事业是我的生命，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决不会放弃！”

“你在其中选择一种。”她没料到自已会如此镇定，声音毫不颤抖。“要么你的事业，要么我。”

父亲喷然大笑，歇斯底里，不再想保持睿智万能的家长风度：

“办不到！我不放弃你，决不，也不放弃事业家产，我两者都要！”

对父亲的最后幻想破灭了。

这一晚，月亮很好。

克莱尔半倚在床头靠枕上，独自喝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那股灼烧般的燥热从体内汹汹漫上来，她跳下床。

她仿佛是玉雕圣手用一块毫无瑕疵的汉白玉凿成的雕像，纯净秀美，妙不可言。由于每天游泳，使她四肢强健有力，体形修长。

她按一下床头的白键：“室温降低五度。”她吩咐。又按红键：“冬季海滨风光。”

中央控制台调大了空调的冷风量，室温明显改变。充水垫子床上方，金碧辉煌的教堂穹窿圆顶缓慢滑动，灯光熄灭，穹顶被一张弧形显示屏覆盖。

屏幕亮了：北极的冰山在寒雾飘渺的北冰洋上浮动。一座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北极熊从海里钻出，呼气成霜。一个黝黑

丑陋的爱斯基摩女人在冰洞边蘸水清洗几个月大的婴儿。婴儿柔嫩的肉体与死亡似的冰雪形成反差……。

但燥热不但没消失,反而从心脏向周身扩散。

她按下红键,指示停止演播。然后穿过一首过厅,跑进浴室。她的卧室周围有丑间规格不同的浴室:芬兰浴、土耳其浴、太阳灯浴以及超声波美容浴室。她都不要,而选择了原始的“雨浴”。

她按一下掣钮,足有一百平米大的屋子逐渐幽暗。闪电亮了一下,惊天裂地。轰隆隆的雷声是闪电的补充,宣示着大自然主宰人类的威严。接踵而来的是飘泼雨。大雨从浴室顶板和四墙内暗布的十万个喷孔中喷出,根据电脑预先安排的程序,作着偏左偏右的扫射。风声大作,闪电继续骤亮骤灭。克莱尔仰脸享受着“雨”的鞭打,富有弹性的青春肉体与自然的工具相互搏击。

下吧!冲吧!她呼喊着,痉挛着,感受着令人颤栗的痛感。她希望大雨浇灭心中的烈火。她不要室外的月光融融,不要鸟鸣声声,那些叫她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女人!

雨停了,灯光渐亮,一股若有若无的热风拂过,周身水汽全干。灯光更亮,四面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喷雨墙向下沉降,露出四面连成一体的大玻璃镜。

她顺着镜子在室内转圈。她走到哪里,就被哪面墙下的光敏元件所感知,电流自动接通,开关打开,隐蔽在那里的喷雾装置进入工作状态,一股股浓烈的香雾向她周身袭来。

一瞬间,她被未知的力量击倒了。她跑回卧室,呆呆伫立。月光从高大的窗户流泻进来,在昂贵的波斯地毯上静静地浸润。雌鹌鸟啾啾地唱着爱情的小夜曲,雄鸟在近处莞尔作答。

克莱尔扭亮电灯，再一次从梳妆镜里朝自己审视。忽然，自卑化作强烈的自信。

“我没有自由”，她想，但是我要冲破囚徒式的生活。

风暴起来了，她慢慢倒进宽大的床铺。

她要从命运安排给她的固定轨道上来一点偏离。

第一目标是她的英语教师兼近侍阿齐兹。

拿他开刀，实行她的首次叛逆。

克莱尔对阿齐兹的印象颇好。阿齐兹出身小康，温柔腼腆，礼貌周全。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城市郊区棉农的儿子来说，他的身体稍嫌瘦弱。但他的黑眼睛很有吸引力，富有特征的薄嘴唇也使克莱尔感兴趣。

第二天傍晚，克莱尔游完泳后，邀请阿齐兹在设有柱廊的游泳池边闲坐慢酌。几杯香槟下肚，彼此微微脸红，随后是晚宴。筵宴设在她的小楼的二层平台上，由烛光照明，情调颇似十八世纪的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克莱尔请人陪吃和随意调换设筵地点，是由来已久的脾气，没人对此注意。席间，戴白手套的侍者在一旁精心侍候，另有两个市内的演奏者为他们弹唱助兴。克莱尔主动和阿齐兹频频碰杯，不时用英语与他讲话，两人显得亲密无间，笑语连连。

饭后，克莱尔撵走侍者，只剩她和阿齐兹两人。

月亮从山脉的山脊后跳出，一片华光辉映。远台近树，亭台楼阁，进入一派颇有诗意的童话世界。

克莱尔叫阿齐兹稍坐片刻，她走回屋子，用五分钟时间在浴室冲了个澡，喷上香雾。她精心挑选了一件露肩式睡衣，穿在身上。

在唤他进来的一刹那，她心间猛一阵慌乱。她不能预测这